

○元语言研究

编者按:将语言区分为元语言(工具语言)和对象语言,标志着人类语言研究的进步。对元语言的进一步研究,必将推动人类的语言认识行为的发展。国外,以 Anna Wierzbicka 为代表,结合文化开展的自然语言语义元语言研究,属于当今世界的前沿性成果。本期发表蒲冬梅先生的《自然语义元语言有效性评析》和李炯英、赵文薇老师的《文化脚本:跨文化语用学研究的语义学方法》,都是对上述方法、成果的引进、反思。

自然语义元语言有效性评析^{*}

蒲冬梅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710072)

提 要:“自然语义元语言”(NSM)是跨文化语义学中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语义分析方法,它试图借助“文化脚本”,仅利用最核心、最简单的“语义要素”对所有语言中的基本语义进行还原解释。通过介绍 NSM 的构成与发展,分析利用其进行跨文化语义比较的案例,探讨在“语义要素”和“文化脚本”应用中存在的问题,旨在评析其在跨文化语义分析中的有效性,并对其有效性问题进行深层思考。分析表明,尽管 NSM 为跨文化语义分析和进一步比较研究提供中性基础,但采用该方法仍难以完全获得文化内部人的观点。在跨文化语义分析中,NSM 只能作为一种描述事实的方法,其所描述的内容并非对事实的真正理解,通过文化融入过程才能弥合解释事实和真正理解事实之间的界限。

关键词:语言相对论;自然语义元语言;语义要素;文化脚本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 - 0100(2008)04 - 0055 - 5

Analysis on Validity of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Pu Dongmei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The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NSM), based on reductive paraphrase, is an approach to semantic analysis by means of the cultural script using a small collection of semantic primes which are believed to be atomic, primitive meanings present in all human languag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validity of NSM in cross-culture semantic analysis. It tests its validity by analyzing a case study which adopted it in describing the words for the purpose of further comparison.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even if NSM offers a neutral basis for cross-culture semantic analysis, through which cultural outsiders still cannot get an equal view as cultural insiders. In cross-culture semantic analysis NSM can only serve as an approach to a description of reality, and what it has described can not be taken for the true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 Only through acculturation is it possible for researchers to circumvent the problem of perception reconstruction.

Key words: linguistic relativity; 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 semantic primes; cultural script

1 引言

在近几十年关于语言相对论的讨论中,人们不断重新审议语言、思维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在语用学中,研究人类交际的分支学科一直在探索一种能跨文

化普遍使用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指用来分析和描述对象语言的语言),它被认为有望解决语言相对论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由波兰语义学派代表人物 Anna Wierzbicka 于

* 本文系中瑞政府互换项目、瑞士联邦奖学金资助项目(ESKAS 2006 - 2007)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70年代在东欧创建的自然语义元语言(Natural Semantic Metalanguage,以下简称NSM),经过她及其同事广泛、深入的研究和验证得以不断发展(Goddard 1998: 56)。作为近几年发展起来的语义分析理论,NSM是跨文化语义学研究中最成熟、最全面、最实用的理论之一(卢植 伍乐其 2002),它为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和语言类型学(linguistic typology)提供了语义基础,适用于跨文化交际、词典编纂及其它相关领域的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不少学者对NSM做过一些介绍或评述(卢植 伍乐其 2002,李炯英 2005),但对其在跨文化语义学中的有效性研究尚未见著述。本文旨在评析NSM法在跨文化语义研究中的有效性,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

2 自然语义元语言有效性分析

从语言相对论角度来看,语言显然会限制我们对事实的理解,如何客观中性地描述事实是很多语言人类学家和交际民族学家关注的重点。他们的研究涉及语言、思维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并以跨文化理解为基础。为了解决跨文化理解问题,作为语言相对论的追随者,John Lucy把Benjamin Lee Whorf的工作成果作为基础,认为应从语言、思维和事实三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方法进行改进,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否以中性的描述方式重新解释事实。经过深入研究, Lucy发现,语言学家总会由于对特殊研究对象产生倾向,而无法对其进行中性描述。因此,他提出应系统地描述性元语言制定具体、可操作的方法。(Lucy 1992: 274) Goddard和Wierzbicka从语用学和语义学相结合的角度着手,研究出了一种基于“语义要素”(semantic primes)的元语言(NSM),这恰好满足了Lucy的上述要求。

NSM法的原理是用一种简化的语言对事实进行客观、中性地描述,以最基本的方式表达复杂的文化概念和思想,用Goddard的话说,就是“尽可能地接近自然语言”,由此产生“自然语义”(natural semantic)这一说法(Goddard 1998: 57)。

NSM法似乎解决了Lucy“用中性方式描述事实以便进行跨文化比较”的问题(Lucy 1992: 273),但它无法为所有个人或特定语言和文化群体描述事实。

下面通过案例研究,分析NSM法在跨文化语义研究中的有效性,并探讨其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2.1 案例研究

在《西非社会社交区域文化脚本》一文中,Felix K Ameka和Anneke Breedveld(2004)描述了许多西非的社会规范和习俗,其中不仅包括一些约定俗成、无名称的习俗,例如埃维人(Ewe)社交活动中的“左手禁忌”与“离开许可”,还包括有名称的习俗,如富尔贝人(Fulbe)的

yaage概念(大意为“尊敬”)。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记录这些文化规范以便进行跨文化比较”(Felix K Ameka & Anneke Breedveld 2004: 168)。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使用了基于语义要素的“区域文化脚本”(由于这些现象发生受区域限制,故称“区域文化脚本”)。

2.1.1 无名称的习俗

从被检验的各种西非社交习俗中选择“离开许可”,对它的分析可作为其它被研究习俗的范例。根据Ameka和Breedveld所述,几个群体均有不成文的规定,“人们不能没有事先征得主人许可就离开……而在征求主人许可时可能得到肯定或否定答复”(Ameka & Breedveld 2004: 171)。由于是约定俗成的,所以Ameka和Breedveld认为,它是“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行为标准和模式……在社交过程中由父母潜移默化影响孩子”(Ameka & Breedveld 2004: 167 - 1688)

NSM比较适合描述这种没有名称的行为规范,研究者需先观察,然后采用文化脚本描述交际行为。在社交活动即将结束的情境下,Ameka和Breedveld建议使用如下脚本描述这一行为:

人们这样想:

当我和某人由于我想跟他一起做某事而在他的住所内

如果我这样想:“我不愿意再在这个人的住所待下去了”

我必须这样跟这个人说:“我认为你现在没有其它事想让我们一起做了

我认为你现在没有其它事想要对我说了

如果是这样,等一会我想到其它地方去

为此我想做点什么

我知道我不能这样做,假如你不对我说“你可以做”

我想让你把它说出来”(Ameka & Breedveld 2004: 172)。

通过这一文化脚本,我们跨文化理解了西非的这一交际习俗。文化脚本采用在所有文化中普遍存在的语义要素描述与文化相关的事实,不仅避免了观察者的主观影响,减小了词汇的可译性问题,其优点还包括“语义描述得恰当与否,可请说这种语言的人用该语言检验”(Ameka & Breedveld 2004: 173)。被观察者用当地Ewe语检验研究者的观察结果,经其认可,研究者确信自己理解了所观察的社会习俗。于是,研究者认为获得了文化内部人的观点。

2.1.2 有名称的习俗

除了无名称的习俗,Ameka和Breedveld尝试描述具有特定名称的社会习俗,他们研究了居住在马里(Mali)的富尔贝人重要的回避习俗yaage。他们先介绍了其可能的多种译法,例如“尊敬、惭愧、含蓄、羞愧、敬畏、克制,因

良好的教育、习惯而感受到的尴尬”(Ameka & Breedveld 2004: 179 - 183)。这些不同的思想和情感充分表明,任一解释都会因遗漏 yaage 的其它含义而无法令人满意。为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针对 yaage 所含人际间“避免尴尬的适当行为”这一笼统含义,Ameka和 Breedveld采用了如下脚本对其进行描述:

(人们这样想:)

我不得不这样看待很多人:

我想让这个人知道,关于他,我想到的是好事

我想让这个人知道,对于他,我感觉挺好

我不想让这个人对我有任何不好的想法

因此,当我和这个人在一起时,我不能做某些事情

同时,我也不能说某些事情 (Ameka & Breedveld 2004: 180 - 181)。

鉴于 yaage 的多种含义,这仅是个笼统的文化脚本。Ameka和 Breedveld称它为“基础脚本”,还需要“以它为基础,添加更具体的脚本……描述细节”(Ameka & Breedveld 2004: 181)。如富尔贝人一律用 yaage 表示的不同场景(吃、喝、避免直呼其名等等)和亲缘关系(夫妻、亲子、堂表亲等等),都需要添加不同脚本。

据 Ameka和 Breedveld调查,yaage 一词在富尔贝人中广泛使用,“多数亲缘关系都带有一定程度‘yaage’含义”,这使文化外部人尤其难以理解这一概念。这是个有名称的社会习俗,只有富尔贝人明确这一概念所对应的行为。因此,那些想理解 yaage 概念的研究者,若再依靠纯粹的观察进行描述,可能会造成误解。例如:

研究者:观察一种“yaage”行为,用语义要素描述它

富尔贝人:理解并接受文化脚本(知道它是“yaage”行为)

研究者:(正确地)认为这是“yaage”的一种含义。

研究者:观察一种非“yaage”行为,用语义要素描述它

富尔贝人:理解并接受文化脚本(知道它并非“yaage”行为)

研究者:可能(错误地)认为这是“yaage”的一种含义。

例 显示,研究者有可能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误将某种行为当作 yaage,为了避免产生误解,研究者可以通过询问富尔贝人来检验,但前提是研究者必须掌握一些富尔贝人的语言。即使已经得到确认的描述,也有可能没有经过进一步验证就被错误地应用到其它与此 yaage 类似的情境中。由于文化习俗中的细微差别只有在社会交往过程中才能体会到,研究者必须融入被观察的文化,才能准确获得该文化中行为规范的含义。

2.13 结果与分析

综上所述,NSM为文化规范和习俗提供了一种中性描述方法。对无名称的习俗来说,这一方法比较适合。因为,文化脚本以容易翻译的语义要素为基础,这使研究者能够直接检验脚本的有效性。一旦制定了恰当的文化脚本,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能从文化内部人的观点了解事实,这似乎解决了观察者的主观影响问题。于是,文化脚本成为以客观方式比较不同文化行为的基础。

如果被观察的习俗以当地文化命名,描述它就比较困难,因为习俗的实际名称很难通过观察获得。正如 yaage 案例所显示,有些词由于一词多义,一方面,仅用有限的语义要素很难完整解释其所有含义;另一方面,只有从社交和文化角度才能了解它们的多种内涵。为此,研究者可通过当地人确认文化脚本中的描述,或通过生活、参与融入被观察的群体和文化以便接近文化内部人的观点,并逐渐理解其文化概念的内涵。

2.2 NSM法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上述案例研究表明,在尝试获得文化内部人观点的过程中,NSM法会引发某些问题。首先,探讨语义要素及其内涵和可译性问题;其次,探讨描述复杂的、一词多义概念时,文化脚本的有效性及其含糊性问题。

2.2.1 语义要素存在的问题

描述 yaage 概念时产生的理解以及翻译问题,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由于 yaage 一词多义,它要求一个非常笼统的基础脚本,其描述的内容不能接近该词的任一含义。建立这样的基础脚本很困难,同样的困难也会出现在语义要素的认定及翻译阶段。

如 Goddard所说,NSM法的根本设想是“在任何语言中,可表达的含义都可以采用该语言的语义要素进行充分描述”(Goddard 2002: 5)。因此,研究目的是寻找适用于所有语言“不可分解的语义核(irreducible semantic core)”,它就是经过大量验证认定的语义要素。据 Goddard所述,每一个语义要素都是“所谓的通用词汇(lexical universal),意思是在所有人类语言中都有一个确切的词与它对应”(Goddard 1998: 59)。然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在谈到同一概念时,可能各自理解的是由其各自文化所决定的不同内涵,不少语义要素由于在文化方面具有不同的内涵而无法被确切地翻译。从 Goddard和 Wierzbicka的语义要素表(Goddard & Wierzbicka 2004: 155)中挑出两例,足以说明这一点:

言语描述词:真实的, TRUE

生命与死亡描述词:生,死; LIVE, DIE

“真实的”对一种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不同的语言中,它和与之相联的价值、信仰、内涵等等,是否都能被翻译?在西方社会中,它的界定看似相当明确:科学研究与实验数据是“真实的”,小说和神话则相反。然而,实际上西方文化对它的界定也并非总是那么明确,例如对

宗教问题的争论就可见一斑。其它文化对其界定得更可能更模糊:如西方社会中的神话,在另一文化中可能被认为是真实的。同样,在生命和死亡的描述词中,只包括了生、死,这一分类遗漏了某些文化中存在的介于生死之间的状态。

以上两例表明,语义要素可能包括各种文化方面特有的内涵(例如“真实的”)或遗漏了某些文化中存在的分类(例如对“生、死”的描述)。此外,即使属于所谓“语义核”的词也有可能因为一词多义而造成翻译困难,“真实”就是一例。根据新牛津英语词典(1998):它既可用作名词,意为“真理、事实”;也可用作形容词或副词,意为“正(准)确的;忠实的;诚实的;纯粹地、符合标准或模式地;符合现实、事实地”。

Goddard和Wierzbicka认为,“用英语词汇表达的语义要素……能同样贴切、准确地用其它语言表达”(Goddard & Wierzbicka 2004: 155),而上述示例表明,NSM法所依赖的语义要素基础并非他们所预期的那么稳定。由于词汇没有严格的定义,所以,无法避免其在跨语言翻译过程中语义不损失或不被曲解。

2.22 文化脚本存在的问题

NSM的文化脚本用于描述事实一直以来就不稳定。

首先,文化脚本只能利用大约70个语义要素来描述事实。显然,任何解释都会简化所描述的规范或词语,因此脚本可能变得过于笼统、含糊。以下摘录Ameka和Breedveld提出的西非“左手禁忌”文化脚本(Breedveld 2004: 171)来说明这一点:

如果我用我的左手做某事,对于我,人们可能会这样认为:

“这是个坏人”(This is a bad person)。

“这是个坏人”的说法相当含糊,没有表明违反“左手禁忌”的实质。对于富尔贝人来说,“坏人”无疑具有一种由当地文化决定、无法完全翻译出来的内涵,该内涵与研究者的不同。另外,“某事”这一表达也不明确,因为,的确有某些事情人们可以用左手做(例如挠头,手工劳动等等)而没有违反禁忌。

其次,在解释一词多义的概念时,使用的基础脚本只能表达一个笼统的概念,还需要更具体的脚本详细地说明它的多种含义。简而言之,习俗或表述越复杂,要求描述它的脚本就越详尽。这不但增加了描述的困难,而且,这样的脚本描述也未必能清楚表达其所有含义。

文化脚本存在的这些问题令人怀疑其是否能进行跨语言和文化直接翻译。翻译中出现的含糊说明,通过NSM只能间接表达或理解文化知识,如那些有名称或无名称的规范和习俗。虽然所有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归根结底都必须通过间接方式理解,但用NSM表达的知识还须要通过更加人为的间接的方式。这样一来,研究者和被

观察者都有可能要做非自然地重新描述和解释工作,如以下模式显示:研究者通过观察所理解的文化知识“研究者用自己语言中的NSM将其重新描述”(如果研究者不懂被观察者的语言);翻译成被观察者的NSM“被观察者的理解和确认 被观察者以当地语言解释”。

综上所述,尽管NSM为跨文化语义分析和进一步比较研究提供了共同的中性基础,使无法直接理解的行为和表达,通过间接描述得以理解,但采用该方法仍很难完全获得文化内部人的观点。

3 NSM法有效性的深层思考

NSM法在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使其有效性受到质疑,而其无法表达出文化内涵的真正原因,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看,是其只能作为一种描述事实的方法,而其所描述的内容并非对事实的真正理解。文化融入过程可以弥合解释事实和真正理解事实之间的界限,通过逐渐融入一种文化,研究者能逐渐获得与文化内部人同样的知识和直觉,从而可避免重新解释事实的问题。

以下借用德国哲学家Hans-Georg Gadamer的观点(随后将详细阐述此观点)对上述案例中的方法和事实加以区分:文化外部人(研究者):解释或描述事实(例如左手禁忌)‘方法’(NSM);文化内部人(西非人):(通过社会交往)真正理解事实。NSM对某个现象(例如左手禁忌)进行描述,从而使其可能再现,这仅是一种理解事实的方法;对事实的真正理解只有文化内部人通过社会交往才能获得。实际上,文化外部人通过长期生活并融入一种文化,也可以获得并运用其文化内部知识(行为、社会规范及观点,等等)。

上文提及的方法和事实的区别,源自Gadamer的主要著作《事实和方法》。他重视解释过程,即理解过程,区分对思想的纯粹解释(他所认为的方法)和真正理解(他所认为的事实)。在“什么是事实?”(Gadamer 1986: 44 - 56)一文中,他阐明,若认为解释过程仅是解释已有的思想或观点,则其永远无法适合所有可能存在的理解形式,因为它把认知局限在像数学答案一样普遍可验证的范围里。事实上,个体的理解取决于各自的看法。在所有理解过程中,个人的看法(知识、观点、文化塑造的世界观)会不可避免地与他人(不论是一个民族还是独立个体)的看法渗透并融合在一起,所有真正的理解都表现出两种看法相融合的特征。这样的理解过程从未彻底完成过,因为每一次融合都可能产生一种新的理解。

可见,理解是无法与其思考者分离的抽象过程,它与思考者的历史和社会知识密切相关。思考者描述事实的语言(所有语句、表述或词汇都带有历史和社会因素)表明其对事实的理解和看法。与上述理解过程相比,NSM无法表达具体的文化因素,因为它中性且不含文化倾向。

4 结束语

NSM法在实际应用中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完全表达出文化方面的相关内涵,归根结底,这是在不同阶段出现的词汇可译性问题。语义要素和文化脚本在跨文化翻译中所引发的可靠性和准确性问题使得NSM法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来看,NSM法只能作为一种描述事实的方法,而其描述的内容并非对事实的真正理解。从Whorf提出的语言相对论来看,要实现跨文化理解则必须掌握对象语言及其相关文化知识。使用NSM法无法使人们获得与文化内部人相同的观点,通过文化融入过程,也许能克服这一问题。

尽管在应用中存在一些问题,但Goddard和Wierzbicka所研究的NSM法在跨文化交际研究中做出的贡献及其取得的成就仍值得肯定。NSM描述方法具有客观、简明、无循环性、可直接检验等特点,它为语言、思维和文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本文评析NSM的有效性,并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与思考,以期引起相关研究者共同的关注,并对跨文化语义研究的复杂性给予足够重视,从而使NSM在今后的研究中得到不断改进并日趋成熟。

注释

埃维人(Ewe):居住在加纳东南部、多可南部和贝宁南部的一个西非民族。

富尔贝人(Fulbe):西非游牧部落,散布于马里、塞内加尔、喀麦隆北部及苏丹局部地区。

参考文献

- 李炯英. 波兰语义学派概述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5 (5).
卢植 伍乐其. 自然语言元语言论与语义分析 [J]. 外

语学刊, 2002 (4).

- Ameka F. K. & Breedveld A. A real Cultural Scripts for Social Interaction in West African Communities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Special Issue on Cultural Scripts*, 2004 (2).
Gadamer, H. G. Was ist Wahrheit? In Gadamer, H. G. *Wahrheit und Methode* [M]. Ergänzungen Tübingen: J. C. B. Mohr, 1957/1986
Goddard, C. *Semantic Analysis A Practical Introduction* [M]. Oxford: OUP, 1998.
Goddard, C. The Search for the Shared Semantic Core of all Languages [A]. In Goddard, C. & Wierzbicka A. (eds). *Meaning and Universal Grammar: Theory and Empirical Findings* [C]. Volume I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2.
Goddard, C. & Wierzbicka, A. Cultural Scripts: What are They and What are They Good for? [J]. *Intercultural Pragmatics: Special Issue on Cultural Scripts*, 2004 (2).
Goddard, C. *Ethnopragnatics: Understanding Discourse in Cultural Context*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6.
Lucy, J. A. *Language Diversity and Thought: A Reformulation of the Linguistic Relativity Hypothesis* [M]. Cambridge: CUP, 1992.
Lucy, J. A. The Scope of Linguistic Relativity: An Analysis and Review of Empirical Research [A]. In Gumperz, J. & Levinson, S (eds). *Rethinking Linguistic Relativity* [C]. Cambridge: CUP, 1996.
Pearsall J. & Hanks P.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Z]. Oxford: OUP, 1998.

收稿日期: 2004 - 11 - 21

【责任编辑 王松鹤】